



何冀平

百年風華正青春

一百年，對一個人來說，是高壽，對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來說，時間並不長，能在不長的時光內創造不朽功績，就是風華。

毛澤東在黨召開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時常觸景生情，回憶起以往黨的代表大會，他談得最詳細的是1921年7月舉行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他說：「我們開始的時候，是很小的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12個代表，全國也就20幾個，那時誰也看不起我們。現在在座的(1969年)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董必武)，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都犧牲了……」

在撰寫建黨題材時，我查閱歷史資料，從中得到許多啟發，也受到震動。史料記錄，犧牲的第一屆黨代表都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李漢俊，第一屆黨代表就在他上海的寓所召開，十多名法國警察和中國密探突然闖入搜查，李漢俊以房主身份，冷靜用法語作答，從容應對，掩護代表們安全撤離。

6年後，李漢俊慘遭反動派暗殺，時年37歲；陳潭秋，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於迪化，時年46歲；王盡美，長年工作在最艱苦危險的環境中，積勞成疾，卒年27歲；鄭恩銘，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押解刑場慷慨就義，時年30歲。



梁冬陽醫生

天氣與責任

夏天正值風季雨季，天氣瞬息萬變，每天上班上學之前留意天氣預告成為習慣，根據香港法例，黑色暴雨警告或者八號風球或以上要留在安全地方，可以在這段時間不需要上班，銀行和香港證券交易所會暫停，醫院只維持緊急服務，門診和專科門診將會暫停服務。

記得以前在醫院工作需要當值的時候，幾次八號風球都是我當值，那個年代沒有外賣、沒有手提電話，只有傳呼機，而傳呼機離開醫院範圍是聽不到的，醫生飯堂不開。幸好我的橡皮肚，肚餓也不知餓，有東西吃又可以吃很多東西，好似倉鼠一樣積穀防饑。我的護士同事總是從她們的食物中分一些給我，看見我在做手術、接生，從來不需要我說，她們都會幫我買定食物放在我那裏，那種情義令我感動，一直銘記於心，直到現在我都心懷感激。醫生同護士的關係是朋友是親人，是你最值得信賴的左膀右臂。

最近的天氣悶熱，前幾天早上8點20分天文台發出黑雨警告信號，我們整隊同事全部在8點30分前回到診所，幸好大家都平安。

安。其實黑雨之前兩個多小時都是紅雨，橫風橫雨，我看見尖沙咀一個建築地盤有幾十個人站在港鐵出口候命，不知開工好還是不開工，按法例紅雨應該要上班，我看見棚架都在搖，幸好天文台又發出黑雨，我聽到他們領班說不開了，他們於是陸續散去，我心中在想如果天文台能夠預告將會懸掛黑色暴雨警告多好多好！幸好他們沒有上去棚架工作，搵食艱難啊！這些戶外工作的工友給他們多一份關心就好了，坐在辦公室裏你是不知道在風雨飄搖的棚架上或者露天工作的艱辛，如果易位而處就會知道了。

幸好我們早出門，能夠準時到達工作地方，但大部分人是9點上班，8點20分很多人在上班的路上，應該留在安全的地方，但哪裏是安全呢？應該在戶外？繼續往前行？還是回家？平時天文台打颱風時會講大概什麼時候將會掛八號風球，為什麼今次不可以事先講大概什麼時候會有黑雨呢？這樣大家都有個預算，上班族、學生、特別戶外工作的人就有適當的指引，否則無所適從。

安全第一，祝大家健康平安。



林作

我準備好了！

今天剛剛打完人生第二場公開拳賽，趁着感覺強烈，馬上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對手是鍾培生的一個前對手。2018年他倆對戰過，第二回合被鍾培生打敗。

時隔3年，36歲的對手真的和我特別有緣分，報名參加比賽結果被分配和我對打。

這讓我很興奮，因為這是一個間接的比較。兩個半月後我就會和鍾培生對戰，這是一個好的預演。

比賽前我不覺得有壓力的。因為我訓練充足，而我知道作為業餘選手，對方不可能有我的訓練量。

而我真的每個禮拜都會有比賽，所以我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面對大約300個觀眾，對我來說也不大有壓力，因為對人，我習慣了。

比賽一開始，對方的態度，比我想像中要來得積極。雖然大家體重相當，大約都是70公斤，但對方是比我顯得肥胖點點。但他出盡全力想打中我。看得出是來贏的。

這毫不令我感到意外——打贏林作，絕對會是新聞。可是我的特點，不是積極，甚至可以說是

慢熱，但我的能耐在於打不死。我沒有很熱衷反撲。我覺得可以慢慢來，消耗對方的體能，打完4個回合。

蠻有趣的是，我沒有預料過對方的戰略，竟然是黏着我。

這是一種招數，可以浪費時間之餘，也能喘氣。不是高招，是下策，但往往讓對方無可奈何。

我確實有點無可奈何。沒有距離，一直被纏繞在一塊，哪裏能打？

結果，我就是和對方你一拳我一拳，然後就已經抱在了一起。沒有什麼打中拳，也沒有什麼攻擊。

那麼怎麼分勝負呢？靠的，就是主動性，以及體能。

主動，我就必須不斷向前打。這一點，我完全做到，因為我的字典裏，只有前進。

而體能，我不可能輸給我5年的他，尤其是我最近的訓練量。結果打到第4回合，他真的沒了力氣，兩次倒地，3位裁判都一致判我贏。

我沒有覺得很累，甚至覺得很多實力拿不出來，因為根本沒有空間發揮。但我認為結果是理所當然的，預料之內的。

我只能說，我準備好了。要我現在打，我也能贏。不用等9月。



鄧達智

屯馬線天一半地一半

心情的確有預設！屯馬線通車前好長一段時間，以為政府計劃周詳，從紅磡至屯門已有西鐵線，紅磡連接東鐵及將來的沙中線，十分通達……誤會屯馬線連接馬鞍山(烏溪沙)沿舊青山公路至屯門，裨益一直沒鐵路可用的青山公路沿線居民。

大家首先要了解政府近年來大力推進建屋發展，荃灣、深井、小欖、黃金海岸、咖啡灣、青山灣沿線，全皆中產優質樓宇甚至別墅，西鐵線自荃灣西穿過大帽山脈至錦上路至元朗，經天水圍至屯門，對屯門居民來說路程相當遙遠，對青山公路居民更是零福利。

以為屯馬線的降臨有助紓緩近年青山公路塞車情況，尤其英國空降名校Harrow哈勞公學遷址黃金海岸背面山巒，每天上課下課接送學童的「名車長城」造成的塞車情況對駕車或趕路人士簡直惡夢。

夏日周末是另一個惡夢，尤其西貢居民簡直開周末塞車而色變，青山公路居民面對同樣慘況，寸步難移！鐵路集體運輸幾乎成了唯一的解決方案！

聽來偉大，「香港最長鐵路線」原來只是移花接木，將舊有的西

鐵線接駁前往馬鞍山部分，且對過去來到紅磡站，走過對面月台即可乘搭東鐵列車的方便筆勾銷；走上走落一段路才能接駁，老人家、兒童、孕婦、行動不便的傷健人士等，都因加得減，自此極不方便！

筆者在稿首即表明在下有預設假定與批判：加長了的鐵路，加多了的車站，港鐵可有計算每天增加了多少乘車人次？

候車時間可會與時並進，為方便市民而縮短？西鐵上下班時間安排為每3分鐘一班列車，甚佳。

非繁忙時間，每6分鐘，甚至7分鐘一班列車已見人頭湧湧，那麼長的車程，一位輪車。

好了，屯馬線通車，增加了那麼多車站，乘客當然不在話下地激增；叫人先摸不着頭腦，繼而騷怒，班次竟然沒增加，月台上人頭湧湧，車廂內乘客密質質，莫說座位，連站立的空間也已逼仄，密不透風！

將西鐵線接駁馬鞍山線，讓兩個本來相對偏遠的地區連接，簡直大恩大德；硬件造好了，關懷的軟件未到家，連將候車時間減短，為乘客服務設想的明顯細節都未被關注，港鐵全人請用心聆聽，以民為本，與時俱進，作出調整！



●27個站，屯馬線號稱全港最長鐵路線，班次時間沒縮短，乘客爆棚，有關部門未體察民情！作者供图

徐光啟力圖開放提升國力

上海市有一處地方叫做徐家匯，與明朝的大臣徐光啟有關係。徐光啟生於明嘉靖四十一年，卒於崇禎六年，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萬曆三十五年，徐光啟居文淵閣大學士，因為父親病逝，必須回鄉守制，他在上海法華鎮的邊上購買了一大片的土地，建設起了一個農莊園，引進外國的高產量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進行試驗種植。

有關的土地位於兩條河流的交界處，於是後世稱之為徐家匯。徐光啟守喪完了之後，又再入朝做官，想方設法引進西洋的科技和地圖，希望挽救明朝的滅亡。但是，明朝的末年出了最壞的宦官魏忠賢擅竊國柄，濫殺無辜官員和老百姓，接着又出一個任意胡作非為的崇禎皇帝，濫殺忠臣，終讓明朝的歷史結束了。有人說，如果讓徐光啟多活著十年，推動儒學、西學、天學、數學、水利、農學、軍事學的發展，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事業，引進西式火器和發展明軍炮兵抵禦後金，引種和推廣番薯、良種水稻等高產抗逆作物，解決明朝的糧食短缺問題，也許就沒有李自成農民起義和後金的入侵，中國可能不會一步一步走入衰落的道路。

歷史亦沒有如果，在了一個歷史轉折關頭，徐光啟早逝，又出了兩個歷史罪人魏忠賢和崇禎皇帝，中國注定了沒落了。明朝的衰落是朱元璋埋藏下的富豪和貴族侵吞土地的惡果。朱元璋登基之後即下詔制定優待藩王的政策。但是隨着時間的積累(明朝歷時276年)，和優待皇室成員的誘惑，各地藩王都拚命生孩子，皇族數量以指數級爆炸性增長。朱元璋的直系後代從明初的不到30人，增長到明末的100萬人。

在明朝之前，中國的生產總值佔了世界的一半以上。但是，明朝的時候，歐洲已經完成了文藝復興的思想革命，並且發明了蒸汽機，實行了工業革命。歐洲已經進入船堅砲利，向全世界擴張的年代。

明亡之前二三十年，中國已經出現了糧食生產跟不上人口增加的危機，部隊因為欠餉譁變的屢見不鮮。饑荒引發叛亂，反過來，叛亂又破壞秩序，秩序一亂，種糧食的人也就算了。這樣便是惡性循環：越亂，越沒人種糧食；越沒人種糧食，越亂。據記載，義軍很，官軍也很，雙方瘋狂搶糧，叛亂席捲的四川，吃光了糧食，吃光了農民，最後部隊內部互相殘殺，吃自己的肉，慘不忍睹。

徐光啟看到了明朝的糧食危機，他知道必須學習西方的種植技術，增加產量，大量引進花生、玉米、番薯、土豆等美洲高產作物。徐光啟認為，最重要的則是花生、番薯與玉米等高產糧食作物。這些作物，今天講起來平平常常，當年卻相當於好幾個「超級袁隆平」接連問世。比如，番薯耐寒、耐澇、耐鹼，適應各種土壤和環境，抗蟲能力強，產量極高，據記載：「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而且一年可種數季。明代較好的水田也不過畝產720斤左右，平均畝產不過240斤。多出來的田改種其他作物，又能養活更多的牛羊豬狗。

徐光啟在萬曆二十八年，即1600年，認識了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第一次看到了地球儀，知道了經緯度，也第一次了解到更為



余宜發

穿校服的有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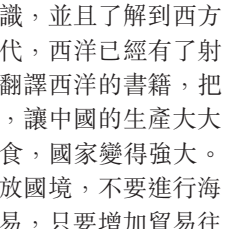
相信每一個人都曾穿過校服，但你又記不起，轉換過多套校服呢？

最近跟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吃飯，原來他在這一年轉行做了有關校服銷售的工作，在晚飯的時候，自然談到了很多有關校服的種種有趣事件。至於我穿校服的經驗，皆因我父親是一個裁縫師傅，在我小時候，父親開了一間洋服店，亦因為這個原因，很早便會了解到，如何是稱身的西裝，就是我們經常會說的「西裝筆挺」。我有着天時地利人和的關係，記得高中時的校服，也是父親給我親手縫製——是米色的西裝褲子。當年有很多同學問我這條西裝褲在哪裏買，為什麼顏色跟剪裁很好看，同校服店買回來的有很大不同。我會跟他們解釋，但沒有因此而為我的父親帶來生意，始終當年的香港，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找洋服師傅專門製作校服，因為價錢比起一般購買的校服昂貴得多，所以很感謝我的父親當時給我有這個優勢。

至於跟朋友談論有關校服的事情，當晚又再激發我「每事問」的主持人習慣。原來因為這年多的疫情關係，他們的生意也差了很多，其中一個原因，疫情導致學生不用返學校上課，那麼就不需要穿着校服，變相營業額也下降了。除此之外，我反而問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其實哪一個年級的學生會最多購買校服？」他說：「通常是中一及中四年班的學生會比較多更換校服。因初中會入讀新的學校，自然需要購買新的校服。(為什麼是中四呢?)因為學生在中二至中四期間發育會比較明顯，身高體形都有大轉變，跟原本的那套校服尺碼已經有所不同，可能短了或窄了，所以大多數都會在中四再購買新一套校服來換的。」

他還說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說：「有一次我們把校服帶到去某間學校售賣的時候，其中一個家長要求買一套六年級的校服給一年級的兒子穿着。」然後朋友續說：「其實怎麼可能，因為一個小朋友從幼稚園升到一年級，體形仍然很小，怎麼可能會穿得上六年級這麼大的尺碼。其實六年級的尺碼一般瘦削的大人已經可以穿上，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沒有可能。雖然我們已經跟這個家長解釋，但他沒有聽，還很憤怒地表示一定要買六年級的尺碼給小朋友穿着。」原來他背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家境清貧，所以希望能省回一點錢就一點錢吧，這樣在為期六年的整個小學階段也可以讓兒子穿着同一套校服。而我朋友便問這位家長：「小朋友穿上這麼大的校服，褲子也這麼長，怎麼可能呢。」家長則續說：「把褲子捲起來，而上衣用扣針綁緊便可以啦。」其實我聽到這裏，也覺得有點難過，明白到這個家長的要求，但無奈的是，因為試問有哪個家長不想給自己的兒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稱身的衣服給人看，就是因為要省錢的關係，只好選擇這樣的方法。所以如果可以廢掉穿着校服上學的話，我相信這個家長或者有一群人也非常贊同。

如今還是學生的朋友們，父母為我們做了很多事情，要好好求學，不要辜負父母的辛苦，到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小孩子之後，希望不用再好似這個家長一樣，因為想省點錢，硬要買一些不稱身的衣服給小朋友穿着。



范舉

角色小傳

上星期，我到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看劇場空間的《死亡和我有個約會》，是改編自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Appointment with Death》的一個推理劇。

回家後，我翻閱場刊，看到有一欄目名為「回憶拼圖」。那是什麼來的？細看下去，有這樣的文字：「在排戲的過程中，有關的演員通過一個『回憶拼圖』的練習，參考原著小說，加入個人的推想，編撰了一些柏家的小故事。以下是成員的回憶片段。」

接着，便是刊登由每名演員各自為自己飾演的角色寫下的「回憶」。例如女主角一家之主柏老夫人在她的「回憶」寫着：「要建立自己的勢力和所有令我我不快的人與事……孤兒院與監獄的經歷告訴我……只有控制思想才可令對方屈服……不容擁有自由意志或批判思維……杜絕外間的影響……廿多年來，我都過着馴獸師般一成不變的生活模式……」

柏老夫人由資深演員區嘉雯飾演，這段文字應該是她所寫的。演員為何要寫這些「回憶」呢？這些「回憶」的事件都不會舞台上發生，劇本也沒有提及，為何要花時間去想一些不會在舞台上呈現的事情？

舞台上真的不會呈現這些「回憶」出來嗎？具體的事件也許不會，可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令角色在肉體上和心靈上所留下的印記卻是一定會在角色出現在舞台上時展現出來。

編劇在編寫劇本時，他寫在白紙黑字上的劇本只是演員會在舞台上所說的台詞和所做的動作。除非是通過角色之間的對話讓觀眾知道人物的背景和歷史，否則觀眾從站在舞台上的演員的身上是不會知道他以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他是一個怎樣性格的人。

不過，當演員了解了自已飾演的角色以前的種種事跡後，他便可以在舞台上散發出一種令人感受得到他的過去的質感。

可是，這些已發生了的事情並不是在劇本內提供，演員是要靠自己的想像力自行猜度或設計自己飾演的角色在童年、少年、十年前或昨天經歷了些什麼事情，從而令到他今天會以這種形態出現在舞台上。

你一定會問：每名演員想像自己的角色的歷史都會不同，有些會想像角色在童年時發生了一件

事情，有的會着重角色結婚後的遭遇；有的可能為角色設計了歡欣歲月，有些會為角色在開心的時刻加入了一件令他難忘的事件。那麼，每名演員演出來的角色不是都會不同嗎？

對！正是！觀眾要看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演繹，而是相同的角色落在不同的演員手上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這亦解釋了為何戲劇人總會說「由400名演員演出哈姆雷特」，便會在舞台上出現400個哈姆雷特」，因為大家的設計和着重點都不同，出來的效果亦當然不同。

這同樣亦解釋了為何有些演員演某角色會演得令人拍案叫絕，有些則令人希望該名演員自絕。演員對角色的認識有多深，他肯放在鑽研角色的時間和精力有多久和他的悟性有多強，都是以影響他塑造出來的角色內涵。

舞台演員叫這種「回憶」為「角色小傳」，是一種幫助自己模擬角色的方法。換句話說，是由演員將他所飾演的角色的前半生撰寫小傳記。只有為角色定下了前傳，為角色奠定了形態和性格的基礎，演員才能順勢演繹角色在劇本的故事。這種有根有據的模擬角色的方法，自然令到角色有血有肉，是一個實質實在的人物。